



本院嘉義南部院區陳列室現正展示中之〈北洋海岸圖〉 作者攝

時代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洋海岸圖〉試析

■ 鄭永昌

國立故宮博物院嘉義南部院區於本（2023）年十月推出「朝鮮王朝與清宮藝術交會」特展，以十五至十九世紀朝鮮王朝歷史與明清兩代藝術交流為主軸，精選院藏器物、書畫及圖書文獻等相關典藏共同展出。展件中一張巨幅〈北洋海岸圖〉，即是配合本次展覽主題，再度選出並開放對外參觀的輿圖文物。¹以往有興趣民眾僅能藉由本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的數位影像進行瀏覽研究，然而這次卻可以透過現場展示觀賞實物，親自臨場感受巨幅地圖所帶來的震撼力。策展團隊刻意將地圖置放在陳列室入口當眼之處，不僅吸引進場參觀民眾停留欣賞，也由於地圖內複雜的內容資訊，引發許多好奇提問。本文撰寫目的，即嘗試就地圖內訊息作一解讀，同時就教方家，期能深化院藏地圖的研究。

關於〈北洋海岸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洋海岸圖〉，全幅縱212公分，寬211公分，墨繪紙本，滿漢文地名標註，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東。東至東海，西至河南省開封府；南至江蘇省鎮江府、朝鮮半島南端之濟州島；北至東北長白山、混

同江（松花江）及黑龍江等地區。至於東鄰的日本，圖上除以「夷島」兩字標示外，並未有任何地名。（圖1）

本圖採用傳統山水畫法描繪各區分布的山川江河，其中海水以立體波紋繪畫，而山脈如中國北方的興安嶺、燕山、白頭山、長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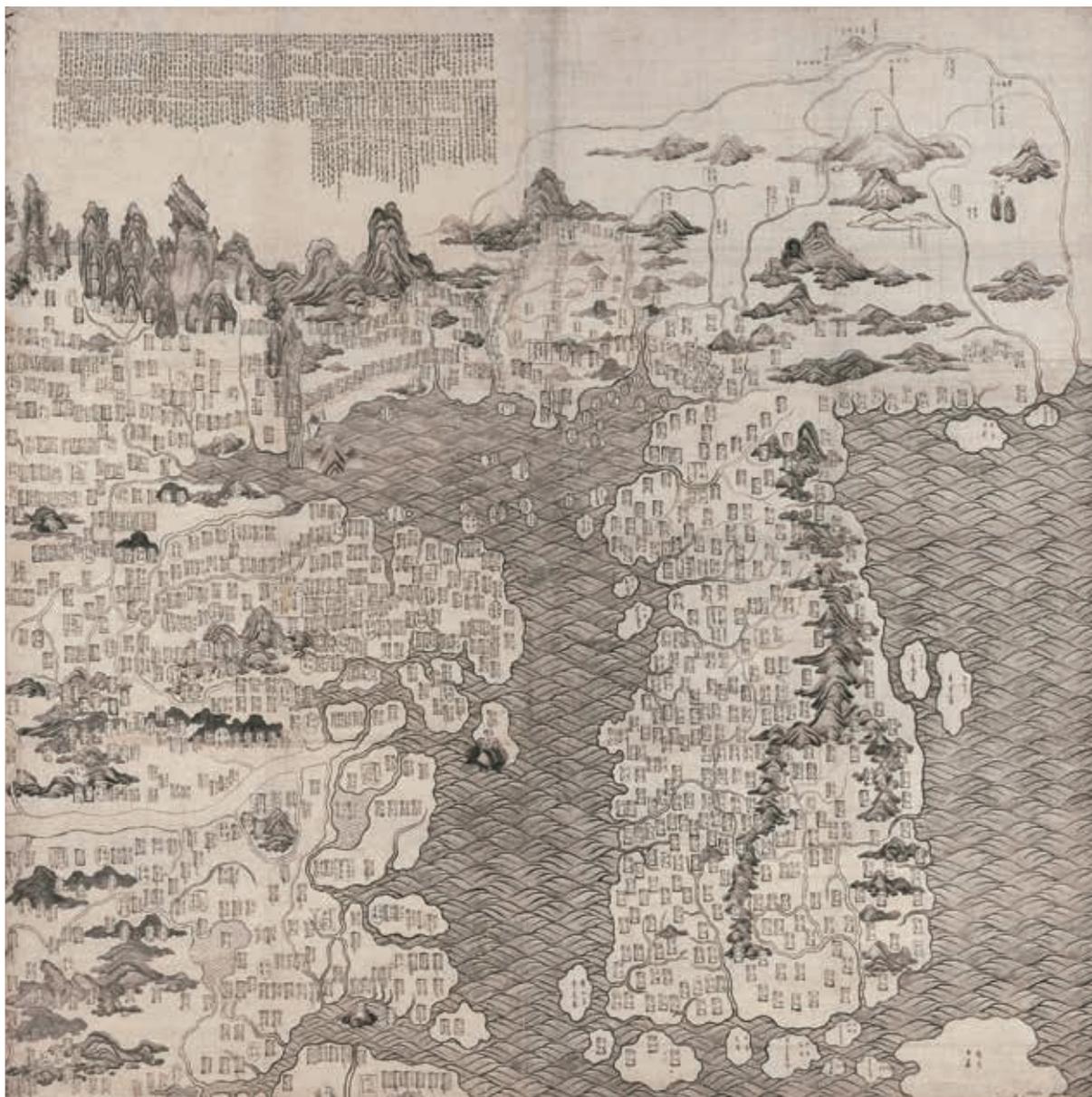


圖1 明代晚期 北洋海岸圖 墨繪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5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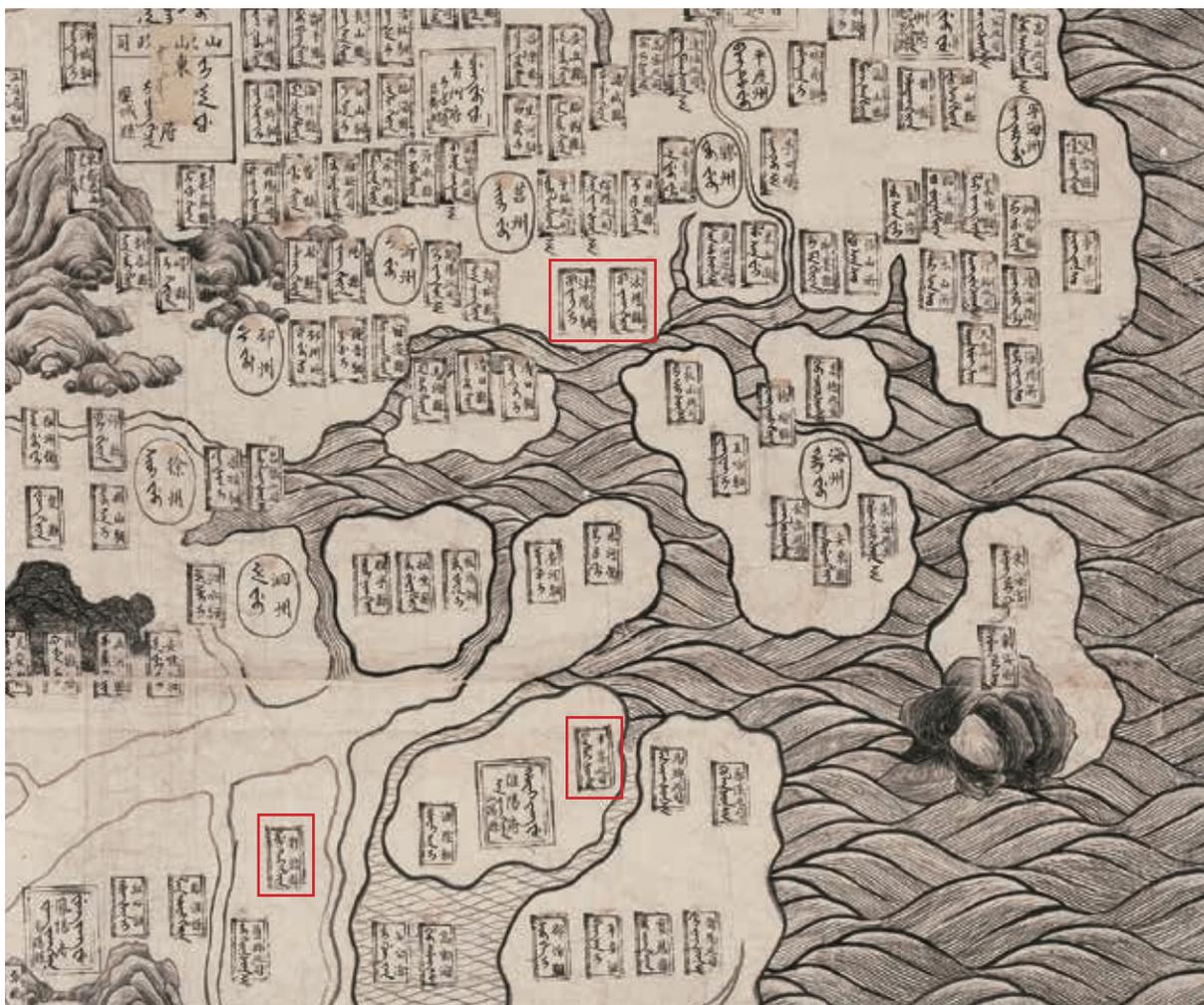


圖2 北洋海岸圖 局部 江南淮安地區

山東的泰山，朝鮮的大白山、鼻白山等，或以單獨個別形式存在，或以系列連串展示，均頗具立體形象效果。

雖然各地彼此上下距離方位無法精準表示，但整體而言圖中標示的行政區域空間輪廓與大致位置仍接近現實情況。各區省、府、州、縣與軍事駐防單位以不同圖形代表。「省」級以雙層大方格表示，「府」以雙線大方格，「州」以橢圓形，而內地基層單位包括縣城、衛所、

驛站、巡司等以雙線長方格標示。至於邊防遼東地區，驛站、衛所等地仍沿用雙線長方格，而營堡則以單線長方格表示，邊區指揮使、都指揮使較高層單位，則以單線大方格圖形表示。朝鮮半島方面，朝鮮王朝基層行政單位同樣也是以雙線長方格標示，而首都漢城、開平府與平壤三個重要都城，均以雙線方格標示。此一標示值得注意，假如解讀沒有錯誤，此圖的繪製者，或將朝鮮王朝三個重要都城，視同中國

內地一個府級的單位。

展開地圖，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繪圖者是以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以及三半島圍繞的渤海灣、遼東灣、西朝鮮灣及黃海等地域分布為全圖重心。「北洋」一詞始於何時已難考究，傳統文獻中的「北洋」，是泛指中國北方近海地區海域範圍。例如南宋時期文天祥（1236-1283）提到：「北洋入山東，南洋入江南。」² 據此大略可以了解南宋時期南北洋是以山東與江南為界，屬於地理空間的概念。〈北洋海岸圖〉所繪製的空間範圍，適符合傳統中國對「北洋」的地域概念，因此本圖之取名「北洋」有其合理性。如高麗時期（918-1392）的開城府、朝鮮時期（1392-1910）的京城，以及朝鮮八道各首府位置；又如中國方面，東北地區左起山海關，右迄中朝鴨綠江邊界，其間範圍

內佈設各衛所、堡營、驛站等軍事據點均逐一標示。毫無疑問，這是一幅以中國遼東與朝鮮半島地理空間背景為核心的地圖。

至於圖中陸地的描繪，仔細可以發現，相對於北方區域，南方地區名稱標示疏漏不少，而對東北或朝鮮半島紀錄則相對詳盡且錯誤較少。例如江南淮安府的「羊寨巡司」圖中標為「半寨巡司」，「盱眙縣」標為「盱胎縣」，而將淮安的「沭陽縣」劃入山東省境內。（圖2）

類似情況在標記朝鮮半島南部地方名稱也有不少錯誤。如朝鮮八道最南面的全羅道，其中地名「咸平」標成「咸王」、「茂長」標成「茂昌」、「任實」寫成「任寶」、「臨陂」作「臨破」、「鎮安」記為「瑣安」、「礪山」誤作「礪山」（圖3）；又如忠清道「黃礪」誤記為「黃澗」、「鎮岑」標成「瑣岑」、「海美」標成「海表」



圖3 北洋海岸圖 局部 朝鮮半島全羅道

等。當然，圖中所記北方區域也並非全然正確，但單一地區出現錯誤頻率相對較少。例如山東的「莘縣」標成「華縣」、「高苑縣」寫成「高化縣」、河南「息縣」寫作「恩縣」、北直隸「灤河驛」寫成「灣河驛」，但旁注滿文 lan hoo i 音譯則正確，朝鮮半島黃海道的「殷栗」誤作「殷票」等。綜合上述錯誤標示，一方面反映繪圖者對北方地名熟悉度較南方高；同時，我們推測，繪製者在閱讀漢字，對類似偏旁或字型，經常發生判斷混淆的情況。

地圖繪製源流

一篇網路上整理介紹盧正恆教授本年二月二日出席國史館發表的一場專題演講，講題為「再製海疆：入關前金國的海洋知識、文化、政治傳承與建構」的內容文章。介紹文章中引述盧教授演講上提到院藏這幅〈北洋海岸圖〉，且提供我們有關此圖源流的線索，並聯繫到另一幅現典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取名〈山海輿地全圖〉的輿圖。

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山海輿地全圖〉，是根據萬曆二十二年（1594）由白君可刻印並請王泮（1535-?）題識，在朝鮮壬辰戰爭（又稱「中日朝鮮之役」，1592-1598）期間輾轉流入朝鮮，後經朝鮮製圖者之手增訂內容，重摹繪製，最後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據整理文章指出，這幅朝鮮重摹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其後再次於 1637～1652 年重製，現典藏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³ 盧教授演講中將院藏〈北洋海岸圖〉與〈山海輿地全圖〉進行比對，發現兩者局部畫面構圖非常類似，但〈北洋海岸圖〉則添入更多有關東北、朝鮮以及後金等方面的地理訊息，並附有滿文注音。（圖 4-1、4-2）最後並指出：〈北洋海岸圖〉「應非一人之作且翻譯者熟悉滿人更勝於漢文」，而且「當地圖流傳到瀋陽後，成為呈現滿洲人所認識的政治與自然觀海洋的〈北洋海岸圖〉」。盧教授的演講又提供了另一重要訊息，朝鮮人重摹的〈山



圖 4-1 明末清初時期 天下輿地圖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catalogue.bnf.fr/ark:/12148/cb40606501p>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 年 9 月 3 日。



圖 4-2 明代晚期 北洋海岸圖 墨繪紙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554

海輿地全圖〉後來又輾轉進入滿洲人手中，經裁切重繪並標注滿文音譯，繪製成院藏此幅〈北洋海岸圖〉。〈北洋海岸圖〉是女真人所繪的嗎？

盧教授演講中將〈山海輿地全圖〉與〈北洋海岸圖〉間的傳承關係梳理出一條頗具參考的線索。但在更早前，北京國家圖書館任金城、孫果清兩人已有的研究，揭露法國國家圖書館資料庫收錄一幅名為〈天下輿地圖〉，正是盧教授所稱的〈山海輿地全圖〉。任、孫的研究指出，既然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是一份來自朝鮮重摹繪製輿圖，建議應正名為〈王泮題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並考證認為該圖繪製時間約在萬曆三十一年至天啓六年（1603-1626）間。⁴

稍晚，浙江大學歷史系楊雨蕾又發現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藏另一幅〈天下輿地圖〉。楊文將法國藏本與韓國藏本加以比對，文中首先支持任、孫兩人對地圖重新定名的建議，並把朝鮮藏本也定名為〈王泮題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韓國藏本〉。但對地圖繪製的時間方面，楊雨蕾提出不同看法。楊文中指出，法國藏本繪製時間應在晚明崇禎十年（1637）至清初順治九年（1652）間，而不是1603～1626年，至於韓國藏本又更晚於法國藏本，但楊文未進一步指出何時。⁵

綜上討論，〈天下輿地圖〉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的形成時間，任、孫兩人判斷在1603～1626年晚明時期，楊雨蕾則認為是稍晚的1637～1652年明末清初，盧正恒教授曾提到此圖在1637～1652年間「被再次重製」，意謂1637年以前〈天下輿地圖〉法國藏本即已出現。三方推論製作時間均在明清交替時期。然而，與此圖局部構圖類似的〈北洋海岸圖〉，又該如何判斷其製作時間？

〈北洋海岸圖〉繪製時間蠡測

由於〈北洋海岸圖〉本身並未留下任何圖繪製作時間或年代訊息，我們只能從地圖上的地名沿革、行政建置或繪製手法等尋找線索。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上對本圖曾作出簡單粗略的說明：「據繪製風格及內容推測，本圖可能是清初受明代《大明混一圖》影響所繪製的地圖」。這裡表示此圖製作時間在清代時期；⁶其後，林天人先生出版《河嶽海疆——院藏古輿圖特展》導覽手冊，書中根據圖內有「天津衛」一名，在雍正三年（1725）後改「衛」為「州」，又圖中「儀真縣」（今「儀徵縣」）未避雍正帝胤禛名諱，顯示本圖製作時間是在雍正皇帝（1723-1735在位）即位以前。⁷相對於上引兩則討論〈北洋海岸圖〉繪製時間均定在清代初年，前引盧正恒教授演講整理文，則從圖中後金時期推動滿文滿語政策角度出發，如滿文避諱與新舊滿文革新等，推測本圖繪製於1632～1634年間。因此，本圖製作時間，遂往前推到後金入關前的皇太極天聰六年至八年（1632-1634），且繪製者極可能是後金國人。

筆者同意盧正恒教授的推測，製圖時間應不出1630年代，但更大可能是在1634至1637年間。另外，根據圖中提供各種地理訊息顯示，輿圖繪製時間雖晚至1630年代，但描繪的內容，更多是反映1620年代前後東北亞的政軍情勢。

首先，與〈天下輿地圖〉法國藏本比對，朝鮮半島慶尙道的慈仁縣與漆谷郡建置時間分別為朝鮮仁祖二年（1637）與五年（1640）。〈天下輿地圖〉有此兩地名稱，但〈北洋海岸圖〉無。一方面顯示〈北洋海岸圖〉繪製下限絕不晚於1637年，但也證明〈北洋海岸圖〉與〈天下輿地圖〉可能彼此有關連，但〈北洋海岸圖〉

出現應早於〈天下輿地圖〉，此部分尚待往後進一步的研究。

其次，〈北洋海岸圖〉標示努爾哈齊（1559-1626）1603年從費阿拉城（滿文 *fe ala*）北遷返回祖居的赫圖阿拉（*hetu ala*），並修建該處，清人稱為「老城」、「老寨」，費阿拉城則稱為「舊老城」。天聰八年（1634）皇太極（1592-1643）下令將赫圖阿拉取漢名為「興京」，在〈北洋海岸圖〉中被清楚標示出來，其旁邊更以滿文 *yenden*（興京）一詞註明。至於費阿拉城圖上則以「金城」（*jing ceng*）一名標示，採雙線長方格框出，其下又有一小段滿文標記：「*aisin han i hecen*」（愛新汗之都城），充分反映十六、七世紀之交東北地方女真人勢力擴張的歷史過程。另圖中標記的「波豬江」，又名「婆豬江」，位處鴨綠江最大支流，今名「渾江」。大明王朝或朝鮮王朝時期官方紀錄中經常出現，清代官方文獻改稱「佟佳江」。（圖5）

此外，可以發現圖中一條清晰的紅色路線，紅線兩端分別是大明王朝的北京（北直隸）與朝鮮王朝的京都漢陽府位置，這條路線，正是兩國使節當時行走的陸路路線與遼東驛站分布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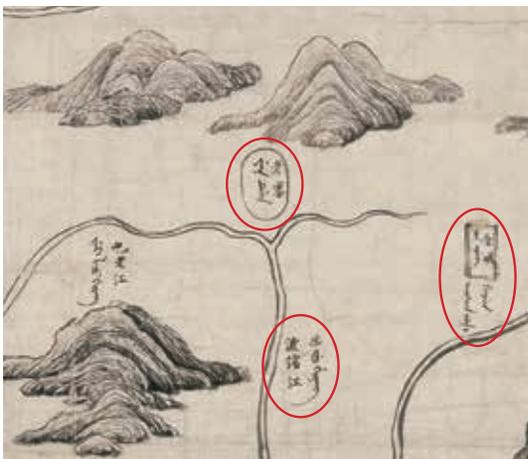


圖5 北洋海岸圖 局部 東北女真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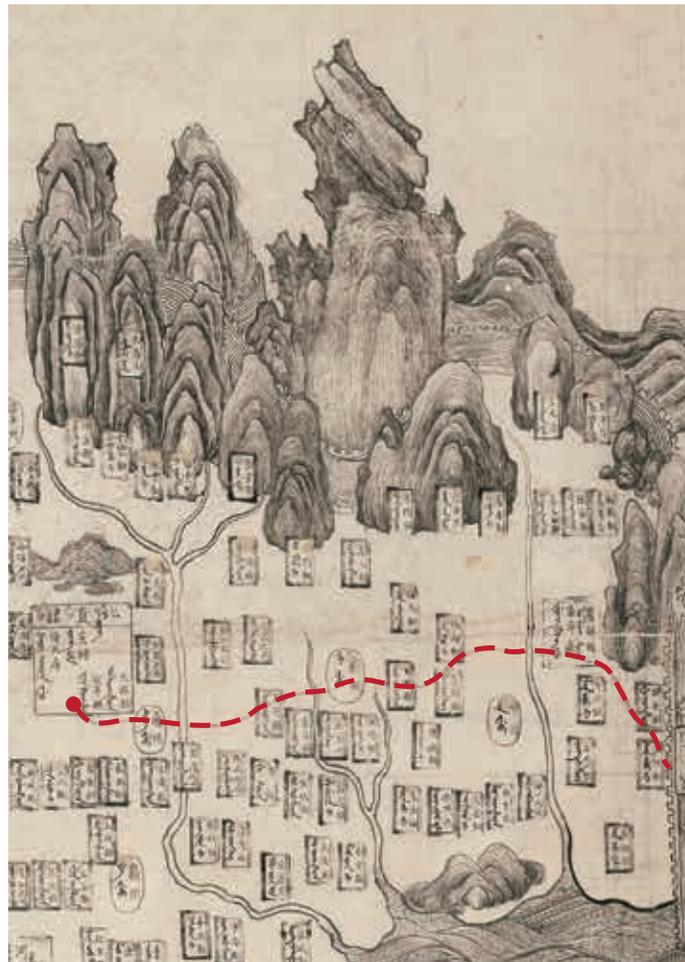


圖6 北洋海岸圖 局部 遼東鴨綠江邊至北京驛站路線

明、朝兩國使節來往的陸路交通，確立於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代初期，一直沿用到晚明女真勢力崛起，東北烽火蔓延，遼東陸路交通受阻停止。天啓二年（1622）朝鮮使節入明路線改取道西朝鮮灣、渤海灣、遼東灣的海路路線。

又紅色路線上，位於東北遼陽都司（遼東都指揮使司，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設置）處有往北兩條路線：一往瀋陽、撫順；另一通寬甸六堡（寬奠、大奠、新奠、永奠、長奠、孤山）。此兩線不僅是遼東都司巡守邊防所經要道，更是大明王朝與女真人互市接觸的重要區域。（圖6）



至於朝鮮王朝領土上的紅色路線，主要是連接京都漢陽至平安道義州一帶，這是李氏朝鮮時代兩國使節固定行走路線。我們發現繪圖者刻意在義州地區，以橢圓形單色黑線標示數處驛館，其中包括義州的「所串」（所串館）、龍川郡的「良策」（良策館）、鐵山郡的「車輦」（車輦館）、宣川郡的「林畔」（林畔館）、郭山郡的「雲興」（雲興館），這顯然不是地名，而有特意記錄使節在平安道的活動情形。（圖7）

以上地圖的路線標示，處處反映出大明王朝天啓元年（1621）以前東北與朝鮮政軍與交流、

以及北方女真勢力尚未席捲遼東前夕的狀況。顯示本圖的繪製時間或在1630年代前中期，但描繪的內容卻是反映1620年代前的北洋情勢。

最後，也是一條相當值得注意的訊息，地圖標記著三處重要都城，即：一、大明王朝的北京，二、後金的金城（費阿拉城），三、朝鮮王朝京都漢陽。此三處分別有滿漢文標著，但金城與朝鮮京都兩處地名下特意加注滿文，似可感受繪製者的立場。圖中大明王朝以「京師」稱呼，無疑僅單純屬於地理標記，但後金的金城與朝鮮王朝都城，滿文添加標示「愛新汗之

都城」(aisin han i hecen) 與「朝鮮王之都城」(solho wang ni hecen)。在整幅地圖中，僅此兩處出現屬於「人」的生活訊息，而他們更分別是後金與朝鮮王朝的統治者。(圖 8) 我們或許大膽解讀，繪圖者製作的背景，是透過地圖傳

達東北各方地理訊息，但更加強調後金與朝鮮的關係，全圖只出現兩位人物，而大明王朝的「統治者」卻不存在，正傳達出後金與朝鮮彼此友好關係基礎的背景繪製出來。



圖 7 北洋海岸圖 局部 朝鮮平安道驛館



圖 8 大明王朝、後金與朝鮮王朝都城之標示：
 a. 朝鮮京都 滿文：jing du (京都)。圖下注 solho wang ni hecen (朝鮮王之都城)。
 b. 女直金城 滿文：jing ceng (金城)。圖下注 aisin han i hecen (愛新汗之都城)。需補充說明，圖中「金城」一詞，應該解讀為「金國之城」，意指後金汗所建立的都城。
 c. 明朝京師 滿文：jing ši (京師)；be jing (北京 / 北直隸)；da sing hiyan (大興縣)；wan ping hiyan (宛平縣)；sun tian fu (順天府)。

假如回到十七世紀初期後金勢力發展與朝鮮王朝的關係上，丙子胡亂（1636，崇德元年／朝鮮仁祖十四年）爆發後兩者確立上下間的宗藩關係，而較早皇太極天聰元年（1627，朝鮮仁祖五年）發兵侵入朝鮮，引發朝鮮歷史上「丁卯胡亂」，戰亂結束後雙方簽訂兄弟之盟。這幅地圖的繪製，看來也透露著當年的時代印記。或許，就如同盧正恒教授指出，這位繪圖者，可能就是後金國人。

小結

歷史輿圖的研究，需要廣泛且專業的跨領域知識進行分析與解讀，筆者自認在此領域上基礎尚淺，從最初嘗試了解院藏這幅地圖的動

機出發，了解繪圖者想要告訴我們什麼？我們又該如何抓取它想要傳達的訊息？在撰寫這篇文章過程，越益發現此圖所承載的資訊實在龐大。它不僅是一幅地圖，而是繪圖者在有意無意間透露出一種時代印記，一方面它主要聚焦於東北亞，呈現十六、七世紀大明王朝、東北女真與朝鮮王朝間地緣政治布局變化；另一方面顯示三方在「北洋」這個廣泛海陸區域上各方長時期的交流、接觸，從地圖路線體會他們彼此間貿易交流與民族互動，藉由地標景點，感受著各方政軍勢力的較勁。地圖的訊息，充分刻畫著一個「時代印記」。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據筆者調查，此地圖曾在 2012 年本院舉辦的「河嶽海疆：院藏古輿圖特展」中展出。當年展出本圖，是以中國歷史與周邊海疆地區的聯繫關係為主軸，本次特展轉移了視角，嘗試從〈北洋海岸圖〉的繪製，集中討論它與朝鮮王朝間的關係。
2. (宋)文天祥，《文山集》，收入《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抄本，故庫 027669），卷 18，〈北海口〉。
3. 參克利俄（ckcclio），〈盧正恒，再製海疆：入關前金國的海洋知識、文化、政治傳承與建構〉（5月22日），《Medium》<https://reurl.cc/9RWr0j>（檢索日期：2023年9月2日）。
4. 任金城、孫果清，〈關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發現一張十六世紀的中國地圖〉，《文獻》，1986年1期，頁149-152、156。
5. 楊雨蕾，〈關於“王泮題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的韓國藏本〉，《文獻季刊》，2012年4期，頁127-139。楊文參考韓國學者有關朝鮮王朝時期地方行政的革新變化時間論證，例如黃海道牛峰與江陰兩縣在1652年整併為「金川郡」被廢除，尚慶道1637年後設置「慈仁縣」，這些反映在法國藏本與韓國藏本，論證法國藏本應是在1637～1652年間繪製，而韓國藏本製作出現時間更晚，且從繪圖體例來看，該圖應不是出於官方的繪圖者之手。
6.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tplall?ID=14&SECU=434210802&PAGE=rbmap/2ND_rbmap&VIEWREC=rbmap:0@@@1216035078#JUMPOINT（檢索日期：2023年9月5日）。
7. 林天人，《河嶽海疆——院藏古輿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170-171、187。

參考書目：

1. 任金城、孫果清，〈關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發現一張十六世紀的中國地圖〉，《文獻》，1986年1期，頁145-162。
2. 林天人，《河嶽海疆——院藏古輿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3. 郭衛東，〈釋“北洋”〉，《安徽史學》，2012年2期，頁5-13。
4. 楊雨蕾，〈關於“王泮題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的韓國藏本〉，《文獻季刊》，2012年4期，頁127-139。
5. 趙展，〈赫圖阿拉城的興廢與歷史意義〉，《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2期，頁85-89。